

# 两千多年前的伟大工程 首次被完整还原



李树林教授(右)在法库叶茂台北山调查燕秦汉长城遗址。

2000多年前的燕秦汉长城,在辽东大地上究竟是什么模样?一部即将付印的四卷本学术著作给出了颠覆性的答案:它既不是简单的烽火台连线,也不是单一城墙长垣,更是一套功能齐全、依山就势的复合型“障塞防御大体系”。这项研究的牵头人——通化师范学院教授、燕山大学中国长城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特聘研究员李树林,为此已探寻了整整40年。

## 被误解千年

李树林最近忙得脚不沾地,案头堆满校对稿,电话响个不停。2013年7月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“燕秦汉辽东长城田野考古调查研究”,已于2019年顺利通过匿名专家评审并结项。作为项目最重要的成果之一,四卷本《燕秦汉辽东长城田野考古调查研究》已入选“十四五”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,眼下正在做付印前的最后冲刺。

40年前,翻山越岭,伏案考据,李树林只为一个答案,《史记》记载,“燕亦筑长城,自辽阳至襄平”因地形,形制复杂,起临济,至辽东,延袤万余里”(《汉书》载,“自敦煌至辽东一万一千五百余里”,《文选》之“凿”,可这段长城究竟长什么样,如何从理论层面认识它? 这正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要破解的核心难题。

长期以来,人们脑海中熟悉的长城,是高大、连续的明长城墙体。受此思维定势影响,学术界对辽东燕秦汉长城形制的判断一直争论不休。有学者认为它和明长城一样,是连绵的边境结构;也有观点简单认定,辽东汉代长城不过是简易的“列城性质的长城”。

经过系统性考古调查,项目用海量田野证据一锤定音:辽东燕秦汉长城既不是烽火台连线,也不是单一城墙长垣,更不是简陋的边境设施,而是一套顺应山川地形、层次丰富、功能齐全的复合型“障塞防御大体系”。

2000多年前华夏先民的这一伟大工程,终于首次被完整还原出真实面目。

## 三大系统与三种形态

2000年风雨侵蚀,加上自然侵蚀,人为破坏,燕秦汉长城早已失却当年绵延千里的雄姿。就连清朝乾隆皇帝在乾隆十七年(1752年)见到遗迹并写下《古长城遗址》时,也无法确认这就是秦将蒙恬统兵所筑的古长城。

与乾隆的误解如出一辙,自20世纪40年代初考古学家李文信、佟臣踏查辽西燕秦汉长城以来,学界长期受困于“没有连续高墙就不算长城”的偏见。这正是辽东早期长城被低估、被误解的根源。

在国家社科基金支持下,李树林的考古调查给出了全新结论:辽东燕秦汉长城并非单一军事墙体,而是由三类遗迹共同组成、协同运转的完整系统。

第一类是军事防御设施。团队已发现烽燧、望台、关隘、障壁、堠城等636处遗址,它们负责预警、放哨、守隘、御敌。第二类是行政中心城址。分布着郡城、县城、边关城等46座大中型古城,是中原王朝管控辽东、派驻官吏、治理地方的核心据点。第三类是配套保障遗址。包括屯田村落、冶铁铸铜作坊、古窑址、古道驿站等400余处遗迹,支撑边军民生产生活,实现长期驻守、就地发展。三类遗迹相互配套,构成了军政一体的边陲长城格局。

同时,调查研究首次清晰总结出辽东长城的三种建造形态,它们与辽东山地、河谷、江河交错的自然地貌完美适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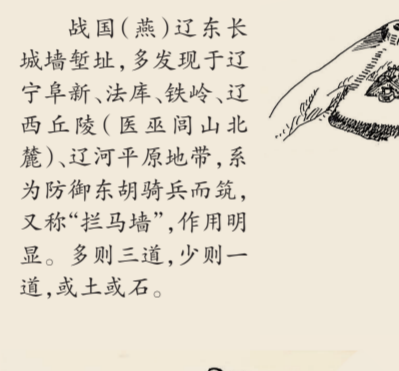
最常见的是“点线式”布局——不靠连续城墙连接,而是依托高山河谷天险,以烽燧、城堡、关隘串联成防线,这是辽东长城的主体形态。其次是线条式长短布局,在辽西平缓地带修筑连续墙体,强化防御功能。还有少量线段式短垣布局,在平缓要道,易通行地段修筑断续短墙,补齐防御短板。三种形态灵活搭配,古人“因地设险、用险制塞”的智慧跃然眼前。

## 2500公里的文明纽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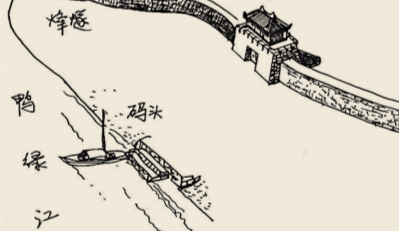
“你找不到你不去寻找的东西;而你不去

## 李树林手绘图

### 燕辽东长城墙体复原示意图



战国(燕)辽东长城墙体,多发现于辽西阜新、法库、铁岭、辽西丘陵(医巫闾山北麓)、辽河平原地带,系为防东胡骑兵而筑,又称“拉马墙”,作用明显。多则三道,少则一道,或土或石。



汉辽东长城墙体复原示意图

墙体,是长城的最主要特征和最基本的防御设施,并不是孤立的存在,而是与城堡、长城门、烽燧等设施有机组合构成一个完备的防御体系。在长短墙体内部多筑有列城、列城和长城门。

长期以来,人们脑海中熟悉的长城,是高大、连续的明长城墙体。受此思维定势影响,学术界对辽东燕秦汉长城形制的判断一直争论不休。有学者认为它和明长城一样,是连绵的边境结构;也有观点简单认定,辽东汉代长城不过是简易的“列城性质的长城”。

经过系统性考古调查,项目用海量田野证据一锤定音:辽东燕秦汉长城既不是烽火台连线,也不是单一城墙长垣,更不是简陋的边境设施,而是一套顺应山川地形、层次丰富、功能齐全的复合型“障塞防御大体系”。

2000多年前华夏先民的这一伟大工程,终于首次被完整还原出真实面目。

长期以来,人们脑海中熟悉的长城,是高大、连续的明长城墙体。受此思维定势影响,学术界对辽东燕秦汉长城形制的判断一直争论不休。有学者认为它和明长城一样,是连绵的边境结构;也有观点简单认定,辽东汉代长城不过是简易的“列城性质的长城”。

2000多年前华夏先民的这一伟大工程,终于首次被完整还原出真实面目。

## 图说

### 汉代烽火台信号物

汉代烽火台利用信号物的数量来对应敌情的不同情况。早在汉代,中央政府便对烽火台不同的信号等级规制进行了严格的规定,这在《塞上烽火品约》汉简上便可见一斑。

#### 发现敌人数量

- 1-10
- 10-500
- 500-1000
- 包围

#### 白天放烽

- 摇动
- 在烽火台上放烽火

#### 夜晚举火

- 或
- 或
- 或
- 或

#### 昼夜点燃草堆

- 被围困无法点燃草堆

可视化图示来自《辽宁省燕秦汉长城资源调查报告》

## 辽东地区燕秦汉早期“辽东故塞”史迹调查与分布示意图



现代城市 古代地名 辽东故塞遗迹连线 山峰

- 1 公主屯
- 2 乌尔汉
- 3 全胜堡
- 4 新乐
- 5 北陵东山
- 6 青桩子
- 7 菜家地
- 8 拉古西台山
- 9 海浪
- 10 威宁营
- 11 怪石洞
- 12 碱厂堡
- 13 九龙山城
- 14 双山子
- 15 灌水
- 16 团山
- 17 太平哨
- 18 白菜地遗址
- 19 挂房子战国宫藏
- 20 拐磨子关隘

## 400毫米等降水量线的奥秘

辽宁考古博物馆“关·与共”辽宁长城文化展的起始部分,一幅大型全国长城资源分布图赫然映入眼帘,直观呈现历代长城绵延万里的空间走势。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马卉现场导览解读:辽宁长城资源分布图清晰可见,辽宁地处万里长城东端起点,正坐落于这条生态过渡带上。从战国燕北长城到明代辽东镇长城,辽宁境内长城依山阻险,顺势铺展,始终紧贴400毫米等降水量线起伏变化。历史上中原王朝曾多次尝试向北开拓疆域,延伸农耕版图,游牧族群也屡屡南下中原,但双方始终难以长期跨越这条界线。农耕民族向北扩张,超出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后,粮食减产、耕种成本剧增,投入远大于产出,统治难以维系;游牧民族南下农耕区后,游牧生产模式不再适用,最终融入农耕体系,新的草原势力又会在降水线以北崛起,形成长期动态对峙格局。自然生态已框定了两种经济模式的生存空间。

西安通史分方法指出,农牧运用博弈论与生态学分析发现,农牧族群之间既有武力争夺,也长期存在贸易往来,土地最终流向对其价值评价更高的一方。

马卉介绍,长城与400毫米等降水量线高度重合,首先源于不可逾越的自然生态法则。400毫米年降水量线,是我国半湿润与半干旱气候的分界线,也是传统农牧业生产赖以维系的临界降水标准。界线以南,雨量充沛、气候温润、土壤适宜开垦,先民

代接续修缮、沿用,直观印证了战国至秦汉时期对辽东全域的常态化管辖与有效治理。

辽宁境内长城遗址地域特征鲜明,辽西建平烧锅营子段墙体保存完好,是国内品相最佳的战国燕长城原生段落;北票、阜新一带密集分布墙体与附属城址,构成辽西核心防御带;

辽东调兵山近年新发现多处障城、烽燧遗址,补齐了辽北长城分布空白;辽宁东部抚顺、新宾一带遗迹密集,高尔山山城、永陵南汉城、白旗汉城等郡县障塞遗址有序排布,沿江沿山形成连贯的东部边防防线。

辽宁燕秦汉长城不仅是军事防御屏障,更

## 成本最优的治边策略

长期以来,人们大多将长城简单视作军事防御工事。俞伟华的经济学研究成果表明,长城沿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布局,更是古代王朝权衡成本收益、兼顾冲突与交易后的理性战略抉择。俞伟华运用博弈论与生态学分析发现,农牧族群之间既有武力争夺,也长期存在贸易往来,土地最终流向对其价值评价更高的一方。

马卉说:“长城与400毫米等降水量线重合的带状区域,从来不是隔绝对立的隔离带,而是兼具外部分离、内部整合双重功能的文明边缘地带,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孕育形成的关键场域。”

长城地带既是中原王朝的北部边疆,

也是游牧政权的势力外缘,具有明显的过渡性与流动性。在这里,长城关隘成为互市通商、人员往来、文化互通的重要节点,游牧民族的畜牧技艺、草原风俗、物产资源,与中原的农耕技术、礼制文化、手工技艺在此交融互鉴。

辽宁长城留存珍贵的生动图景。农牧、渔猎、草原等不同族群文化,在岁时中交流,在共处中融合,既保持自身文化特质,又逐步形成经济相依、文化相融、命运相连的整体格局。

长城与400毫米等降水量线的千年重合,是自然地理与人文历史深度融合的典范。它清晰印证,中华文明并非单一文化的孤立发展,而是长城内外各民族历经千年交往交流交融、逐步汇聚而成的多元一体文明。研究人员揭开这一历史奥秘,不仅有利于深化人们对长城历史价值的认知,更为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、提供了厚重的历史支撑与深刻的现实启示。

## 不只是御敌的墙

沿着连接沈抚的公路,汽车在碧绿的田野间一路向东南方向。从肖景全笃定的表情里,我能感觉到,他脑海中的一幅完整的情画,正随着车轮的转动,一点点清晰起来。肖景全说:“这件青铜矛的出土,实证了史籍记载的燕秦汉长城以及秦燕汉经略辽东的历史。”

肖景全说:“这件青铜矛的出土,实证了史籍记载的燕秦汉长城以及秦燕汉经略辽东的历史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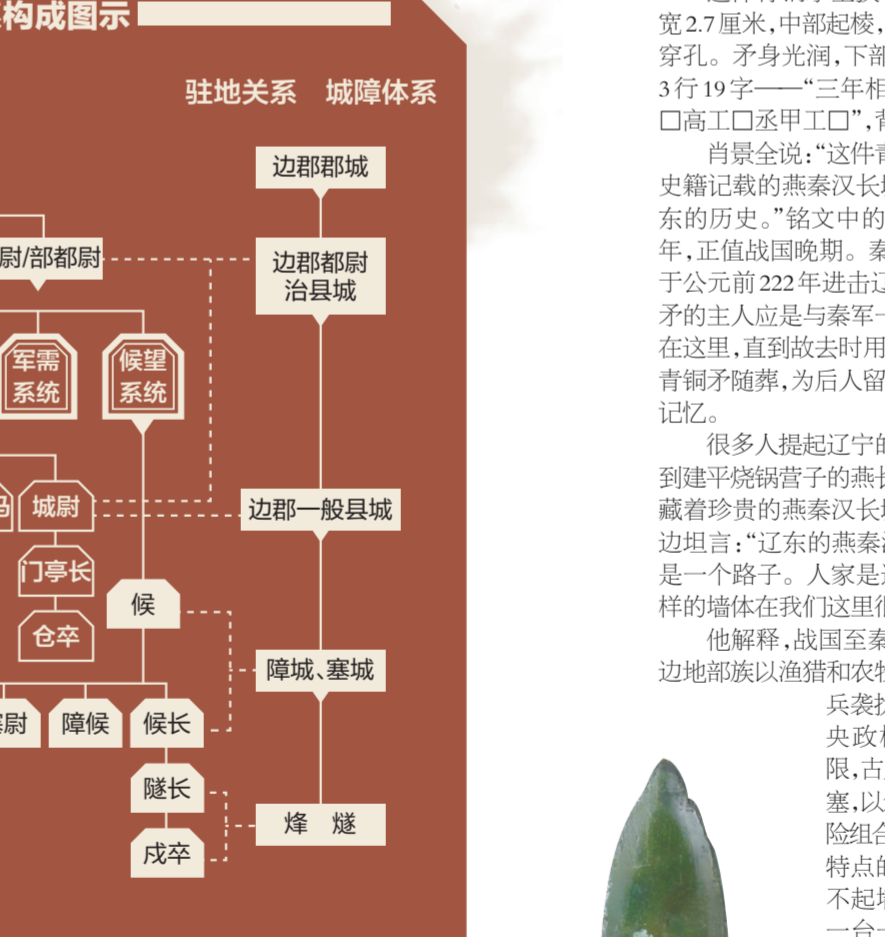
肖景全说:“这件青铜矛的出土,实证了史籍记载的燕秦汉长城以及秦燕汉经略辽东的历史。”

肖景全说:“这件青铜矛的出土,实证了史籍记载的燕秦汉长城以及秦燕汉经略辽东的历史。”

肖景全说:“这件青铜矛的出土,实证了史籍记载的燕秦汉长城以及秦燕汉经略辽东的历史。”

肖景全说:“这件青铜矛的出土,实证了史籍记载的燕秦汉长城以及秦燕汉经略辽东的历史。”

## 汉代长城防御体系构成图示



军事建制 驻地关系 城墙体系

郡守/太守 边郡都城 障城体系

农都尉 属国都尉 都尉/都尉 边郡都尉 治县城

屯兵系统 邮驿系统 军需系统 候望系统

千人 骑千人 司马 骑司马 城尉 边郡一般县城

伍佰 伍佰 门亭长 候

什长 仓卒

伍长 丞、令史 塞尉 障候 候长

骑士 戍卒 障城、塞城 烽燧

戍卒

烽燧

烽燧

## 现场



抚顺市博物馆馆长、研究员肖景全探访抚顺西台烽火台。

## 实地探访抚顺燕秦汉长城遗址 它更是交流的通道

地处辽东东部的抚顺,留存着以13处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为标志的燕秦汉长城遗址。这些边城、墩台、烽燧、山险组合而成的防御体系,是战国(燕)、秦、汉三代接力修筑、沿用数百年的东北边防核心。为了解这段尘封的历史,记者跟随抚顺市博物馆馆长、研究员肖景全踏上探访之路。

“那样的墙体在我们这里很少见”

青桩子城址、上伯官古城、西台山烽火台……选择这样一条探访路线,肖景全显然经过了深思熟虑。联系采访时,他曾说:“如果全面了解抚顺的燕秦汉长城,驾车两天时间都走不完。”抚顺的山野间隐藏着以13处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为代表的众多燕秦汉长城遗址,此次探访从沈抚交界处的青桩子城址开始。

青桩子城址确切地说位于沈阳市,不过在燕秦汉时期还没有现在的行政区划。当年的城中居民以燕秦汉驻军为主,他们去世后葬在与城址相邻的抚顺市望花区李石街道刘尔屯村北。正在抚顺市博物馆展出的国家一级文物“三年相邦吕不韦矛”,1993年就是在这里发现的。

这件青铜矛呈狭叶形,通长15.6厘米、宽2.7厘米,中部起棱,圆盖上有对称的圆形穿孔。矛身光润,两面阴刻有小字:正面3行19字——“三年相邦吕不韦矛,上郡守口高口丞甲乙”,背面刻“施口”。

肖景全说:“这件青铜矛的出土,实证了史籍记载的燕秦汉长城以及秦燕汉经略辽东的历史。”

肖景全说:“这件青铜矛的出土,实证了史籍记载的燕秦汉长城以及秦燕汉经略辽东的历史。”

肖景全说:“这件青铜矛的出土,实证了史籍记载的燕秦汉长城以及秦燕汉经略辽东的历史。”

肖景全说:“这件青铜矛的出土,实证了史籍记载的燕秦汉长城以及秦燕汉经略辽东的历史。”

肖景全说:“这件青铜矛的出土,实证了史籍记载的燕秦汉长城以及秦燕汉经略辽东的历史。”

肖景全说:“这件青铜矛的出土,实证了史籍记载的燕秦汉长城以及秦燕汉经略辽东的历史。”

肖景全说:“这件青铜矛的出土,实证了史籍记载的燕秦汉长城以及秦燕汉经略辽东的历史。”

肖景全说:“这件青铜矛的出土,实证了史籍记载的燕秦汉长城以及秦燕汉经略辽东的历史。”